

獪園

獪園第七目録

影響

獪園第七目錄終

獪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鍥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躭情丘壑、與李長沙文待詔諸公交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折毀此寺以廣園囿、命惡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其面金、左右强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亂、蘚碑剝落、蓮社荒凉、其後不數月、御史自發風癩、

癢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々盡至肉、々盡至骨、舉
體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廣之園名拙政、喬木
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為死後、其子不能
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此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
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々下有太平寺、應夢羅漢、唐
僧貫休所画、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
鋐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拆而毀為、剎像焚經、
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
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

年余為寺僧題疏募修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崑山毀寺報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斈不遵像教拆毀報国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剥壞無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于江此公無病發狂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悉少子弟入寺中

僧徒迎候稍遲、嘟之、適閩人舒汀為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玉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為長洲縣新學、先期下令、責令養濟院安綑縤萬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眾、並逐于外、統車號泣、惟三世佛牽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裹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斧手剁金、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背、肉爛盡而死、廣文思少家口、並相繼淪亡、陳覺玄親覩其事、

張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粒、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進古銅弥勒像一軀、居士受爲、投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爲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號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絶、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称見報、今生雕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鑒誡爲、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于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来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顯、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神

咒、若書罵佛、妖妄不經、為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其後擢民部郎、榷税北新關、嘗為大言以欺世云、我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靈隱淨慈昭慶諸大古刹、改為書院、送與士夫閑講、又不信冥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為譔辭以應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應之、四座開言、無不大閧、不數日、洪顯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甑而死、徧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為有報應焉、萬曆辛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皋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

西蜀僧柔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影響、朱聰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練為金箔、年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塲報

楚中有僧號荊山和尚、善星命、昔年来寓牛塘壽圣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觔、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齋、設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葷酒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跪而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拳、何天而跪如故、莫不驚嗟、回心向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橐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為觀世音建幢樹剎、公幸附我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于江中、胠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自謂冥神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攘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為君有、從此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郎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声甚厲、與史心中憂惧、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與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冤魂、而存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祷懺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顛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橐中、諸凡禳讖、無所不營、而此僧為人而至、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床而坐、員屏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

来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特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六乘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剌直來詣門相訪闌入中堂閽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史方負床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覩僧形見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変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遂投床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此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眾相率出避僧曰去年游

覓于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其六百金雖為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由來、故須一見、為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即四壁所有、不滿數緡、何以償吾師負、終當竢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數金、君何出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形遂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與史止有一子、為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舉以

親喪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來尋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中酉年間事噫自古冤鬼爲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相通幻出奇鬼形狀以賜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于家汲者絡繹不絶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傍有老栢樹一株故老相傳爲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爲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

公明日起而訴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先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殛而子、公大怒、晨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兩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千年莫能得、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悉決殺之、慘毒之聲聞于街巷、隱其事、以為人莫知也、一日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盜與妻子數人、皆身被縲絏、因服藍縷行于道上、問

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声、漸近案前、自此每眼即至、往迴百里、髣髴常在于其側、衣冠心甚不樂、迴縣之日、復過百姓叫屈称冤、擁車而入、各裹神焉于磚、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進衛後即見兒卒押共盜家口立于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床前或屏後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于頸、遂其喉、痛楚倫極七日而殂、

留明府遇兒陣

晉江留明府宸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瘐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之慘、至手足指隳、于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

氏之父母後還曹郎去未幾奉差南還將之閩道經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醫而余姻家徐光祿適有空宅張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散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獰厲兇物怒目戟鬚或着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辰第為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

陳與叔在外與生值衛巡官格鬭巡官死長居太學實不與政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與議頗稱枉濫是時廉祭為政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冢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壽當不食而死也太常竊而異之適外傳廉祭有病迎医之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胗其脉是祟脉不可為也廉祭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纏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輙跳至胃上坐而撼之食以此不下咽曰尔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忠報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惡，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為営將，而刀筆益善，人以為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蟲，鱗甲猙獰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齦齶，猶能自嚼其舌，舌爛至盡而死，識者以為刀筆之怨，衆口所詛，報當如是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州縣治後平橋東老胥李稅恒，以刀筆為事，妻妾二人，妾先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

年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挺出二物、狀並如蛇、時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倫具、或云是人面瘡、医曰、是肉鍬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便啣肉而進、每日晝肉四兩、痛縱定矣、鄰人輩咸勸諷經洗懺、多方以穰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絶者數四、因令女巫視之、巫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声、初遠漸近、巫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舉家惶怖、俄而空中霧語謂家人曰、某為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声甚厲、宛如平

生、妾自此後、常彷彿見大妻在于其側、褫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具說如是也、

陳烈婦爲厲報夫冤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邏村、家豐族盛、入貲爲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郊之長男諸生祖皋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庠序、烈婦實祖皋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間、嘉興衛滿指揮捕鹽硤石、敗人擬斫投石、於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曹在硤

石治齋有柔指揮夙共太常怨銚構于上官、遂與大
獄、罪當坐長男、竟論祖梟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
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
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
橐委伏、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
鏹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幔鉤、紫磨條
脫之屬、雜繒采宝玉稱是、盡付叔弟、二人不問出入
隨隱其事、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舍于海鹽城隍廟
中、分擘財物、發篋燦然、喜動声色、竟為道士隔牆窺
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而出、日省蹤之不及、道士往、
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士行青衿也、遂走入廟、嚇
攘其半、明日白之于官、々遂案贓拷訊、不禁鞭捶、彊

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舅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声、曰、吾陷夫君、歐刀桎梏、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反闔、縊于屋梁而死、縣令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献莫不隕涕、呼之為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會緣為郎、準擬皆畢、忽頓見烈婦因首徹衣、帶從兒僕六七輩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逋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之狀、閤侍從並令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灵怪、索金徵命、煎逼萬

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忍、擲吾金矣、又織吾夫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獲理矣、要當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徽遂如常、儒宗妻因此得病、一日烈婦形見、仍帶從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鉄鋃鐺、鏗然有聲、徧室搜擒、拉擺牀帳、凡諸內外長幼舉家八口、以次殂歿、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則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苦如此、吾裁百金坐夫大辟、豈是壹餐所能禳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此擲金為娘子粧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衷求

千数烈婦良久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数日儒宗詢闔亡妻喪事哭弔紛紜頓忘前約晨坐輒閉戶外詬罵殺見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褓金粧像獲免追錄何故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宗炎色流汗應時併工粧成金像数軀供养于家朝夕懺悔骨肉喪盡餘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為太原王徵君釋登為作陳烈婦傳有云誰謂巾幗不能為厲兒矣傳成兩家果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枉死三尺組下有載記甚多烈婦一何灵異若斯也

南禅僧食鮮報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鮮魚、每食鮮或生剥、或沸羹、或斷其頭、曰辨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内搬徙囊篋、煙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鮮魚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色、嘗得媚藥方、其法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斷其陰、出以治藥、藥成、乍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画家王中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妻。萬曆癸丑年，為人攬送菩薩像二軀至五臺山，寄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船人婦艾而有色，日夕調戲，纖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為運粮衛尉所覓，怒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舁置東昌河濱。左右譏之不能止。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雇生口前進，隱匿奸謀，將報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終登驢背，便見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兩股，應數流血，痛苦不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兩內腎，膿血與腹相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為有

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州縣平橋沈幼文、工于篆石、称高手、其子長郎本立亦善箕裘、萬曆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将挾薄技于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婿吳士廉合伴同行、既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剞劂之資、不下三百金、與廉單舡寄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楊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盡攫其橐、将書扎簿籍一一燒燬、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妹家、其妻往

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裊子青鑲錦半臂，流蘋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幼文力孱口訥，情知是壻所為，不能訴官申雪，追加痛憤，設祭招䰟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康挾背出賣，仍過揚子江口，柢頭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死，

定慧寺冤兒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死伯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痼，忽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極之，力為營辦醫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

去、甲以其人敝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擠之急流中、攘其貲千金還姑蘇、驟為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葑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幽魂、傳有西東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侈為勝事、挈同往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偕、總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攘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臟腸擊于掌、以示眾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

予復夢其父來説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貲財封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予遂揔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其貴人為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為祟、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緜、一日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況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事、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使、及焚

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逮治、俄而寘卒受牒、廣索于吴氏、不得、又徧地搜訪、凡十来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處尋不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盆覆積年、今方得理冤于上帝、帝命君山之神為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旦暮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東、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寘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南濠楊氏冤報

南濠楊氏、開生藥鋪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

在屋梁上住、張目攘袂而罵、楊死、甲寅冬予病、又見馬同遁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貲產甚饒、遺孤方在襁褓、母嫠、保惜非常、其叔亡賴、輒思謀害、蜂目豺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嫂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嫂謝曰、叔有此心、妾夫為不亡矣、自是深相待、合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爨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

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府下其事于理，理不能決。值上巳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称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其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坐，又見此小兒来謝，視其面，已無血矣。聞人王某見為府理刑，親與黄州牧九爵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為業。此人常肩油擔往来城中一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頷下鑲銀項蒜，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繡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

此事豈無人知死者不得言小兒不能言人因以留之

萌恩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終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剝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眢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刦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兒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睡熟大鼾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牽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活兒遂長成擅其貲業許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姑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為婦妒甚嘗怨勝

婢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其事者、居數月、此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時昂首向外、用手搯之復縮而入、匪藥罔効、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裎、膚膩如雪、父亡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錢、日剪數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偶立于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籌在案、店中人不嫻算術、前後屢錯、致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為布算、一局、從容下籌、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相不貧、奈何困悴如此、豈謀之拙乎、

子来店中為我司其出入即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過望訊知此翁即閔中醝賈〻老也家于杭城積貲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閔中歲通信耗以為常賈老既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以父礼事之〻每食則数妾皆来侍坐韓亦與為往来出入略無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荊娘容色艷麗風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属意焉而事賈之心怠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繾綣曲尽于飛時〻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恋少懈歲餘家人不之知也已而荊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様與小韓無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児常抱出店中戲韓

曰人皆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否、韓面發赤、賈亦
發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荊娘橐蓄數千金、喻山河、
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
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爲、荊娘聞而大恨、涕泣
不食、沉綿枕席、寃怨猶深、韓自以負盟慙恥、避不入
內、常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荊娘怒甚、嚙其頸肉有
三、長慟哭嘔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
倖矣、荊娘死後、輒見夢爲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
又無故相繼縊死于室、韓及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
多方布置、計究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
房帷若掃、悒悒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諷

之西歸，至是四十萬金貲業，一旦為韓氏有矣。明年，賈老命其長子來杭營業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為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庫，縱蓄少艾，遂謂為杭城富人。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富，褰簾而語曰：負情儂尚在乎？左右望之，酷類荊娘，既近，乃真是也。出簾捽韓領髮，同還所居，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荊娘隨踵而至，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之鬼十餘輩，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嚙咬掐捩，楚毒萬狀，韓閉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願盲雙

目、判娘逆唾其目、〻云故自盲、嗣後韓神理惑亂狀若病狂、左右咸見兇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〻之日、適賈子復來、泣控于官、〻將賈業盡數斷還、而并與庫少艾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狀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為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曰、以藕代茶、何乎、老翁從容嚼藕果、因向瞑矣、謂諸葛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

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陽壁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專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予當于後科榜中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心已久既有科名之分何靳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矣惟賴神人為某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求之不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以子當之矣但吾為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

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貧甚、何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錢、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頗無相忘、諸葛許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匆、雖常記老翁之言、以為冥理茫昧、不足為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曰、吾為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間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神、為子受謫、遂至所歸、明春當為子力謀一進士第、子能為我立廟、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

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場三日之前、即于闈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為予覓策題幾不得出、恐予部署無及、頃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罹法網、老翁曰、某狂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鬨、蜂擁之至聽事前、失狀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枷示貢院門一月、幾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

此杖皆思擲偉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李博士維柱偕諸公車、親質其事、

邵擧人冤報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受賍、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冤不明、歸而雉經以死、死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一仙女、冉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今科會元、必中矣、但硃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要緊、須用心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夜不夢、率以為常、

是科丁未、喻義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抄寫策要一小本、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卓上對抄、監軍適而好言謂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適、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扎御史為監臨官、聞而大怒、亟遣檢捕、既至、則其舊拔門生也、御史遂詭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欲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寔是帶進、初無怨欲、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即叱伍伯行

杖〻異枷示于貢院前亢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上
邵巷采達　御前適符前夢〻中女子即亢婦所化
或謂婦以冤死得為仙女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崑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鄉舍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〻聲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所見既坐又聞起覓杳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燈檠之中歷〻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而卒矣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盗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煮之

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癩風相枕籍死莫有爲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由此觀之定不妄矣、

張阿柗屠猪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柗、一生宰猪爲業、年六十歲而死、死之日、皮肉發痒不可忍、呼其妻炊沸湯沃其四體以爲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捸取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猪報

顧山又有頗樂者、亦宰猪為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時、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猪叫数声、宛轉而絶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舌作羮、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酔極、将刀割牛、誤齧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嘆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飯猶在焉、萬舉家相継病死、

修行人墮犬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求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此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黄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黄家相看、如為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為持齋念佛矣、其夜無疾而逝、侵晨詢黄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黄即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淳、余謂作犬是業報、六因由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須弥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為畜生、吁、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

者也

薄明經為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年、少、有文藻、能為近體詩、以萬曆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泊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濟閣子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二三同社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殽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清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强扳之登楫、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

召醫至察其脉、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痾瘵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数十人、連帷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拏環擁號泣、疾發于未迄戌而絶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為婁江人、于是延婁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畫食、口喃喃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挐跳佛前向空闘触、衆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合掌齊声念佛誦呪、放之城西大澤中、悠然而逝、明經精靈所化、與韋主簿事千載仝符矣、釋典所称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

唐人小說有甘露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变化理宜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者也

徐文長冤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為縣諸生試屢售 世廟時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募府典書記籠礼特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為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来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

户内歡笑作聲隔窗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膝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徧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晝臥于床、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毅如咆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刃不得、便引鐵燈檠刺婦項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亦鮮、渭閒居發悟、往日諸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嗟恩侶、兩意茫茫墜曉烟、門外烏啼淚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閒不著、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

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常鄉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栻之孫也。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為第六弟鼎祚所訐。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鄉彊為名，鼎祚欲重兄罪，乃擬第三兄弒父隱思，併證入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誣引，構成大獄，昌祚卹思而死。死々後，其仝產弟復祚設為兒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不勝寒心，雖復悔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為祟，

刼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昌祚游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咄殺、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恐、遽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亡、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貲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忿志、未幾生二郎、既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鬬、後大郎為于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趙部勲也、摧杭閩時、與秦御史諧善、秦按吴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趙部

所構、俄而二郎寢瘵、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倫諸伏祟、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頗見大郎在堂後間左右、皆無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朱方伯濫刑報

蕭山朱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仇誣盜、不窮蹤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還家矣、遇江西地師到、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遣使過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地師飲、飲罷、閣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声、初遠寖近、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來召相

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使呼妻子處分家事畢、于是遂卒、鄉人徐說敍之、

獪園卷之七終

繪圖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爲僧
楊尚書前身爲僧
陳與史前身爲僧
姚御史前身爲侍者
段氏曹夢前生
王一鶚悟前生
劉楫撣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悟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關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繪圖第八目錄終

獪園第八

明　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挍鋟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討異、所著有五嶽遊稿、先是西川峨眉山老僧性好游、自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嶽、年又駸駸向暮矣、乃誓于來生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縣王氏託生為男、廿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遂書屋壁以記之、至期、泝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

則公年總十六、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即公之甲子也、嘗遺金帛而還、乃知李昺房琯蘇軾諸公、並是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為僧

宮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即太傅襄毅公博、世廟中名臣也、先為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結契、嘗為府君言、民兒墮地、即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訊、僕心惡其妖妄、抽床頭短按劍、而叱之、民兒即從乳母懷中作報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

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為相公子、求相公遣人往彼發其藏金、為我完成勝事、有兩爺子俱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襁褓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日時、其徒二人尚在、發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蓋建佛殿、煥然嶄新、此寺今為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其寺名矣、襄毅公曾因北虜之變、以大司馬得專征伐、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大捷、後銓宰缺官、世

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為吏部尚書、故公門上榜帖子

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曾司百萬貔貅命丹書手勑諺叨千百縉紳頭父子生而一品有自公家而外不多見也

陳輿史前身為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由功曹入選順德廣宗縣輿史輿外孫湯汝學祈其僕三人赴任道經村坊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陳問曰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遞遠矣盍留小寺一宿明晨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日我當整歸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俟之至是僧見陳君模樣儼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

問其生年月日、即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六如舊相識、汝學乃同行者、說其事、寺名西京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大雲寺僧房侍者年且老矣常受封公賑施、一日封公于田中觀刈穫忽見此侍者肩其襆從宅中後門直入、怪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産子、又使人詣寺中消息、云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生、及御史長而猱黠、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六、尚未識字讀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縈秀才、公令御史踐更于縣、縣尉怒其任率、杖之歸乃發

情就傳日夜程書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恬前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新子、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郎、榷稅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於案、逾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往有穿綠婦人祭其亡夫、筵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即段君年命、段君喚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義、給以粟帛、時婦年猶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姦、論劾

罷官、

王一鶚悟前生

山東王郡伯一鶚、為真定府太守、前身即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之日、即公生辰也、一嫗出、鷄皮霍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為暴于鄉々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忽死、記記生城外某家為猪、形體面目、宛然猪也、自恨一生為人、無所不恣睢、今乃墮于畜類、受此惡形、視其身與餘猪共臥糞壤窟窒

中腫脹異常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
是日夜向園中作耗、不肯食其家怒、即縛四足、在店
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為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
已為蛇矣、時蟠于深榛艸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
家後園、自恨方脫刀砧、又罹毒叢、捨身受身、終不獲
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淋漓、日夕
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使張吻噬之、又私念蛇死
可為人、忽見一挑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
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娩矣、
從女伴攜筐園中挑菜、既而入室、驚見盤蛇、呼家人
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即產、却見其身

已復為人矣遂為指揮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公出郊数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脱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絶魂游溪邊犬来相囓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襠就而隠身不覺魂神冉冉走入其牝中戸楼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撼之死矣僕走報家舁歸殯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洗婦還家即産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即悟托生在此忽一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

以舌舐其兒遂驚起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咸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其父母還將殺之矣父待鋤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嘆息淚下敘述家事一一無爽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書勿失兩家因此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凡前生所讀之書猶能一一獲誦及能記憶同祀姓名常向人誦生前州考試卷吐辭朗朗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同數歲外郎補諸生仍為增廣諸君賦詩以紀其事焉

劉秀才輪迴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窓前算帳、忽暴死、〻後托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為女、到四歲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声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秀才也、方在窓前算帳、何遽以死、〻何以生于君家、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與手遺書宛然在牕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其女歸、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劉秀才之後身也、張太僕鳴皋親見其事、為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〻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

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勲、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樓、忽中煤煙薰死、上帝憐其枉、勑為任丘縣城隍、後亭檄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撲武家、述前生事了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姻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頗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聞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矣、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來童及子婦喜姐詣林家、士章一見、即呼來童、朱童泣且拜、

出袖中鏡子、及繡囊認之云是我買與喜姐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作嫁時裝檢篋中無失矣、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焉、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具知往因、記第一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為縣胥吏、頗工書美、而行多險詖、往往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與病而死、留閻羅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極、安能免于馬腹矣、即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體、推辭不及、黽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遂

巡之閒不覺隨地爲駒矣稍長齧甚、充地驛傳、日奔馳数百里鞭箠交下、殊、常楚痛、一日掣韁逸走、迅越灌莽、園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囓数口、橋園人入水、復踩蹦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既受畜生身、復犯殺人大罪、今番不知隨落何狀也、便跳蹶嘶鳴、不食而死、〻後復有人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擅殺國人、罪合萬死、王閻簿謂曰、斯有何罪、由彼七生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項、救冥吏曰、董某償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爲貴人、身居樞貳之、職、吏遽取馬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大者、王曰、此二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據也遂以頭戴帽而出、

訖生於自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累歷官至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爽矣、萬公自通籍以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留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可居吾位矣、何得言去乎、萬答曰、某定命合居二品官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施馬襯鞍之事、而不詳其故、因詰之、萬良久、遂敘宿緣、斂眉而言曰、某昔第二世、被配作馬、為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肋、痛不可支、馬肋下肉、俱被磨爛、無行一步、慘入心

此書既爲明人所撰則廣西上不宜有明字

骨而此神識還生為家即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苦如是故造斯功德以施群馬非徒然爾尚書嘆息久之因編以話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為按北夢瑣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風緣髣髴矣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人擢嘉靖庚戌進士其子椿系即希言之先姊夫也僉臬有文名工書翰與吳中皇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生貲業費于炭值為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

以留死、二年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臬死後因緣、仙人筆授云、鄉父亦無大罪、不隨惡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楊家為男矣、後當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素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椿年亦夭、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恭改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寓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

曰、此官姓孫、名阿、掌人間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拜求問年壽、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祕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衣官人告之曰、卿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西南昌饒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卿後都為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輯其解經課藝梓行于世、旬餘遘疾、少日而殂、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吳郡諫掾、士順敘之、按裴松年記魏蔣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為太山令、願囑轉我令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

濟乃見阿、具語其事、阿亡月餘、毋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録事矣、妳説如此、豈阿至今猶為令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着名假山鄭、後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謨、弟名欽試、萬曆丁未秋、欽試夜夢兩兒使手把文書來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〻今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也、試曰、誤矣、此非賊名、乃某親房兄耳、兩兒使便乞引至家、彼既入、即出而語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取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説、初與信者、往驗誦經、恰符兒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兒使

仍乞引至試從屛外竊窺見其逕入謨帳捉而出矣既覺悸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爲人処方治劑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説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鬧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絶矣時年正四十一歳人謂即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榮士順高承先並説

闍頭陀後身爲祁氏子

闍頭陀希言以萬曆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声頭陀大驚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々辭謝去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却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塊三十里上茅山大洛也大

門樓邊托鉢、適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
問訊、高聲唱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答、
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儘有、任師父住去也、言
訖、急走還內、頭陀相隨而入、皆爲不見、嫂姑二人並
怪之、其夕姑忽稱腹痛、産一男兒、雖格殊特、父母怒
欲殺之、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亦從旁苦諫、
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
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令器期之、書窓
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爲真空道者、說棲狼琊王公
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爲功德、欲于句曲
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

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漑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兩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飲畢乞浴、浴已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煖氣休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琅玡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杜鍔于祁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旨乎、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玡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箕南甫、少年寝疾甚劇、既絶、妻子具衣衾将殮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即托生于杭州城内一大家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絶小、其家臥房在高楼下、林壁皆黒、漆彩画、幃幔鮮燦、器案華瑩、銀臺上高燈絳燭、一室爛然、抱児入澡盆中洗之、笑声閧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絶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綳縛甚緊、枕于林側、時〻用薬汁来喂、若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処、不如無生矣、遂悔恨慟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輩奔来慰藉、揺手禁小児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聲漸微

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〻後噭然而生歘如夢醒乃尻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喜、便復延医調治、越敉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姑蘇明經韓洽、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為夫君言、兒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疾沉綿、呻吟枕席、医藥不能奏功、萬曆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甦、具說冥中事、云于前攝至郡城隍廟、籍〻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業牘事煩、不及鮮、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偹醪截楮鏹

于家。使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亟與之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為女。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為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為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娩臨蓐。我即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漸縮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遽瞑目而逝。

豬死為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檝登途。奉跨蹇衛。適遇屠者牽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髮小兒。倏忽失處。不覺大怖。從驢背墮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店家。坐

頓鞍轡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〻在地尚未浴也、乃知此兒即所刲之豬託生、與驢背所見無別、措大老不解其忽經覩此新異、出于耳目之外、便成悸病、心緒昏錯、臥侍郎衛內兩旬、侍郎素以清苦自持、雖念寒纖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儒勿〻告還、歲餘始愈、自後困窮沒齒、不復作軟紅塵土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閶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為業、人呼為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福、閻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雖有罪惡、已洗却

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既活、便能強起、坐于門、其親陳世仁自横逕入郡、持紙錢詣門吊之、驚而反走、卞老呼告其故、始信、陳之子文綱言、

童燦兩世為僧

隆慶間衢州王氏子、小名童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笥中、索而閱之、則圓覺古本、完然手跡、始知前身即永明師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居、頗留以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故、治喪葬畢、即棄家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褓之中、即能讀番經、恍惚記憶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緘鎖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固命開之、寺僧曰、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是龕中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無二、心怪之、舉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灵剥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其年政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

葬焉、

陸氏子両世吹簫

青浦縣綿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燈背下閑、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蹣跚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爲鬼也、晨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過毘陵人沈暹之者、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泫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携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疾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

予與別故失声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免時日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遲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絶、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徵明年至九十、矍々不衰、一日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孔矣、　崑山張石渠先生寰、官銀臺、好為詩書法倣眉山豫章、而臂窠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册中翰墨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々之日、着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匹紙一番、濡筆熈墨、直寫蓮花

二大字、寫訖、展置地上、熱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化、　揚州宗子相先生臣、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三十六、　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子種盎中菖蒲、忽覺不豫、起坐胡床、少時便卒、　山陰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甲科、與兩先世父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奬借、真古人也、後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脉、診訖、公問曰、疾可為乎、曰、可為、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貪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事、治畢、沐

浴更衣而終、　妻伯徐光祿公復中七十三而卒、々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畢梳櫛著衣冠、謂家人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漠、少時便逝、名醫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衆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哭聲、問其故、具言郎君病將危、故哭、王乃闌入臥內視先生、遂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參煮而飲之、飲畢、與被覆之、令熟寐、々覺、乃索糜、々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

術更加精爲、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有人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齶、瘍醫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趣治木、適值生辰、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

公安袁小遂先生宏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過人、性高曠、爲詩文恥于常調、時輩以爲不自從人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入荆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寺、無病而化、咸謂袁公爲尊宿再來也、

司冠王長公先生世貞、一世龍門、名滿海内、然晚年好道彌篤、每晨起、焚香燕坐、持誦金剛般若彌陀諸經、胡跪膜拜、如此積歲

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門十捐前、高声説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其年六月内、童子晨掃佛堂、見文木胡床無故自行若有憑為、衆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礼佛誦經而已、至屬纊之前三日、悉驅婢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衆咸見有緑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為、

少師申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幸信于主上、丙魏之業爛為一時、又欽其相事二十餘年、而壽至八十、　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及其屬、公不能待而逝矣、傷我先是癸丑十一月長、至鄭、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

召醫使眕視、医言是血衰疾盛、不治將有年自不遂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 孝定皇太后哀詔至、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由此殆、容貌日漸尪然、至六月望後、遂不茹葷、長君園鄉懋敬跪進湯藥、竟不肯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俟河清耶、至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通、賦存問紀恩詩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即與內眷尊卑作別、初四日、命設榻于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闌入、且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是須陀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話別、歘然而

散至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矣恐
明日可行也、諄〻以忠孝為囑、誠存問到日、止領勅
書、拜辭表札、蓋又寢疾五日而玅、是七月十九夜也
先一夕、家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
匹尾其後、從空中下、突入廳事、衆共訶之、对曰、我迎
相公持此馬至耳、或又聞空中音楽之聲、至二十日、
動濠王秀才一統、在家扶鸞召仙、〻至、乃盤門周舉
人胤昌也、曰、今日甚忙、為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
曰、已為天曹左掌記矣、時八月改朔、將秀才銓在王
武庫宅說、座中聞者二十餘人、有言嘗觀釋典、頂溫
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舉體如冰、而捫其頂、猶

尚溫、當證兜率位中興疑果如乩仙之語則公猶作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爲然也、　徐徵君應雷、嘗爲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著述、不交聲利、而顱有痣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水癖、遇佳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曆壬子冬疾殆、先一日、几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夷然賦詩而逝、逝時、目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幸無過、可以瞑矣、遂瞑、　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孝廉、爲縣頗着令績居鄉講學、亦崇佛典、生朝是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還延、其郎君過一術士、求推算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

決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妥、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着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寉馭之語聞者知其脫然于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筭矣、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老大先生、也過生朝不得、蓋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 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敕治後事、三日乃逝、 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楷垞子、置酒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幀、索筆自題其旐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

曰、我憶甚、趣駕臥車來、歸還故宅、其夜倏然而逝、年七十有六

王徵君先生穉登病革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俺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捧花于首、爭來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虎龍山張真人国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叵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于是依日月雲霞之帔、執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空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留、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

倚是曲終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全乎、希言適從游墅赴張司衆讌歸、強起捉筆、疏成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中舉手珍重、神氣恬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晨起擲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起又啓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史書之、逡巡間、欹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微張其目、搖首戒勿哭、遂長往、年七十八、

先次公府君諱疾革、匡視其脈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事、希言泫然不敢應、明日、問木具乎、又明日、問衣冠具乎、則又明日、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見鬼神、尽妄、吾一無所見、第不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

莖髮有盡、而体明無盡、曰、如是、為吾延沙門禮梁皇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一二足矣、府君平生不信内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諸大士歸、中元日待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経在篋、可留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為日時、八月十一日也、輪其指曰、十四可行、然是辛巳、不吉、其在中秋之夕乎、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旐、至夜、索桂花徹嗅、命献佛、戒勿哭、又手卷睇而化、年七十七、　是諸老先生皆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由夙根之利、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到溉其人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娩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入臥內，然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中屠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焉。所生之犢旁覗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藏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脩行于花亭蓭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釁，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水筩架于牛背，令其徐行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筩中，

牛復援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廵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為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教、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為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岩採摘蔬菜藥草之屬、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都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曰、吾從間道還也、王後登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遂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斲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輦之而歸、命庖人剉煑成

腐羹餬呂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此雲母也、後以園子茶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往視之、問僧曰、此行頗富手費矣、僧曰、氣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王府中為第二兒、因擧筆判其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兒之前身、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騶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吾語子兒、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事二

並載閩南潘氏閒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一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一私記印章、鉗硃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有肉隱、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郎舍、出肩痕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獪園卷之八終

中吳金心山閣遍一次益堅

果報之信與心所在思神

鑒之矣烏有圖也